

塞，契師一時無法入城，暫駐別館，通夕都靠禁衛維持秩序，一直等到把入潮排開，讓出一條路來，從城郊西南，至京師朱雀門街的都亭驛，二十多里的路上，兩旁全是歡迎的行列，都擠得連轉身的餘地也沒有。可見契師的偉大，與冒禁偷出國門的鏡頭，又不可同日語了。

但這時皇帝在洛陽，契師便將經像送弘福寺，京城中的僧眾，那爭着排列幢帳，幫着莊嚴運送經像的行列，一路又是擁擠不堪，交通幾次都被塞阻了，當這時候，空中忽然現出瑞雲，團圓如蓋，紅色白色的互相映配，照在佛像的上面，發出了車輪一般的彩光，一直從中午至晚，等經像抵達弘福寺的時候才滅，這一下子把京城的官民都驚訝不已！要大家親眼目睹，又誰相信這些奇蹟瑞相呢？！像這樣熱烈的場面，前人數為終古罕類，真是今人所謂空前絕後的了。

後來引見唐高宗皇帝，談叙很是投契，從卯時談至酉時，竟不覺察已是一日。可見皇上的歡喜，也是從來所沒有的。

譯經十九年

後來從二月六日起，就開始譯經，一直譯到龍朔三年，就沒有休息過一天，有時竟抱病翻譯。辛勤了十九年。最初四年，他在長安弘福寺翻譯，後來八年在長安慈恩寺翻譯，有一年陪着唐高宗去洛陽，住在積翠宮，其後兩年在長安西明

寺，最後四年在長安玉華宮，這十九年中間共譯佛經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他所譯的經典大致可分下列數類：一、法相宗（創譯的多，重譯的也不少）。二、法性宗（主要是大般若經六百卷）。三、大乘各宗（以攝大乘論為最重要，前人雖有譯過，但不及其精詳）。四、小乘（上座部的以二百卷婆沙論最重要，大眾部的以俱舍論為最重要）。五：其他各種論著（如異部宗輪論，因明入正理論等）以上這許多經論，雖然有不少的助譯，但都由契師口授，十多個人筆記，經他略加修改就成。其中也就培養了許多翻譯的人才，在譯經史上，開創了新的紀元。

三年成果



圓寂貌如常

契師平常行持，發願生兜率內院，雖然住玉華宮譯經，但早晚功課始終不廢，十九年如一日，自六百卷般若翻譯完成後，更勤精行道禮懺，當麟德元年的時候，便告譯經的僧眾和門人說：「有作有為的法，一定會歸向磨滅，虛幻泡影似的形質，又何能久留呢！我今年已六十有五，即將永別，要是對經論有疑的地方，現在可以速問」。聽到這話的大眾都顯得非常驚異的問他：「像契師這樣年齡的人也不算老，為什麼要講這些話呢？」契師答稱自己知道，於是又往辭佛，先造了俱低十億像所，禮懺辭別。有門人要遠行的，都殷殷告別說將不再見面。至正月九日又告寺僧說：

李榮棠 作 王炯如 畫

「契必當死，經云：此身可照猶如死狗，契死已，近宮寺山靜處藏之」。因即病臥，閉目閉目都見到鮮白大蓮花現前，又見佛相，自知將生佛所，就命僧讀所翻譯的經論名目，將所有門人統召集攏來，又在嘉壽殿，用香木樹菩提像骨，對寺僧門人辭訣，至遺表訖，便默念彌勒，又令傍人稱念南無彌勒如來，至二月四日，右脇累足，右手支頭，左手膝上，鏗然不動，至五日夜夜氣絕神逝，死後數月，色貌如常。皇帝聞契師圓寂，曾大哭，五天不上朝，帝說：「我失了一件國寶」。此一代偉人，便從此永訣。中國的佛教，經過契師西遊求法，窮本探源，已得佛教的全部精義，從此佛學便大盛於中國，這是他對佛教的一種偉大的貢獻，所以梁任公稱他是中國佛教第一功臣。